

幽囚錄

下

4 13

1122

2

KODAK CLAY COPIE

LICENSED PRODUCT

10

15

20

25

30

4 13
1122
2

令

雅樂寮唐樂師高麗樂師百濟樂師新羅樂師吳樂師各有樂生

玄蕃寮頭所掌自蕃客辭見讌饗送迎又在京夷

狄監當館舍事館舍鴻臚館也

大藏省百濟手部掌雜縫作事內藏寮亦有百濟手部所掌同之

拍部掌雜革漆作事

太宰府帥所掌有蕃

向薩摩大隅等國守亦知蕃客歸化事

戶令凡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化者所在國郡給衣糧具狀發飛驛申奏化外人於寬國附貫安置沒落人依舊貫無舊貫任於近親附貫並給糧逾送使達前所

化外奴婢自来投國者悉放為良即附籍貫

賊役令凡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其家人奴被放附戶貫者復三年家人奴沒落外蕃得還即放從良者賜復之數不可過三年以其放賊為良所優特多故也

宮衛令蕃客宴會辭見皆立儀仗

公式令蕃人歸化者置館供給不得任來往

凡遠方殊俗人來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圖畫其容狀衣服其序名號處所並風俗隨訖奏聞關市令凡弓箭兵器並不得與諸蕃市場

凡蕃客初入關日所有一物以上關司共當客官人具錄申所司入一關以後更不須檢若無關處初經國司亦准此當客官人者領客使也所司者治部省也

雜令凡蕃使往還大路近側不得置當方蕃人及

畜同式奴婢亦不得克傳馬子及援夫等假如西海
道不可畜新羅奴婢

式

祈年祭二月四日月次祭六月十二月十一日所
祭之神並同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座祝詞亦同
中有皇神能敷座嶋能八十嶋者谷蟻能狹度
極塩沫能留限狹國者廣久峻國者平久嶋能
八十嶋墜事無之語又辭別伊勢爾座天照太
御神能太前爾白祝詞中有皇神能見齋志坐

四方國者天能壁立極國能退立限青雲能霽
極白雲能墜坐向伏限青海原者捍枚不干舟
艦能至留大海極爾舟滿都々氣自陸徃道
者荷緒縛堅磐根木根履佐久彌馬人至
留限衰道無間久立都々氣狹國者廣久峻
國平久遠國者八十綱打掛引寄如事之話
玄蕃寮式凡諸蕃使人入京令國別國司一人部
領人夫防援過境其在路不得與客交雜亦不
得令客與人言語所經國郡官人若無事亦不

須與客相見，停宿之處，勿聽客浪出入。
右大寶令延喜式所載，摘錄數條，亦足以窺古
朝廷之雄略偉度。若善參諸今事，自有知其得
失者矣。今不悉讚述也。

附錄

書將及私言後

墨奴遞書向我期，國家安危正是時。普天率土孰
非王臣，與王土協力當須卻狹夷。如今上下浴至
治，紀綱稍弛弊沓至。第一可憂是壅蔽臨朝聽政
久廢棄，大臣悠悠不恤事。小臣營々從謀利，外臣
含憤胸鬱勃。內臣承顏色柔媚，此弊一洗備始修。
造砲購艦非無謀，洋人陣法彌絕妙。器械新工絕
匠傳艦兮砲兮，最要物操演但須及此秋。古云達

四聰明四目臣是股肱與心腹平明視朝會群臣
都會吁咈要輯睦不然雖砲利矣雖艦堅皮之不
存毛安屬君不聞碧蹄館下諸侯功佐公軍鋒獨
稱雄我武當年揚異域努力君勿忝先公

書急務條議後

世道日萎靡妖夷歲陸梁滔々世上人幾箇感履
霜壯士按劍漫自許馬革裹尸男兒常多憂書生
閑文章還論事務向廟堂如是而死於吾足直諫
先着第一搶

書接夷私議後闕

將西遊示知心諸友

名利無心上世求一生不顧被人尤獨悲駕馬酬
恩計詭遇常為君父憂

過金川

心抱乘桴思強笑向人辭道過浦郎塚感嘆立多
時

十月朔旦拜禁闕肅然賦之

山河襟帶自然城形勝依然舊神京今朝盥嗽拜

鳳闕野人悲泣不能行。上林黃落秋寂寞。空有山
河無變更。聞說今上聖明德。敬天憐民。盡至誠。鷄
鳴乃起親齊戒。祈掃妖氛。致太平。安得天詔勅。六
師坐使皇威被。八纘從來英皇不世出。悠悠失機
今公卿。人生如萍無定在。何日重拜天日明。

步平象山先生送別韻却呈二首

東方有俊傑。志尚素不群。常慕非常功。又愛非常
人。吾誤辱知愛。不知其所因。一別山河遠。情懷訴
九旻。囑々凉々者。子立有誰隣。絕海千萬國。何以

得新聞。國家方多事。吾生非不辰。涓埃有益國。敢
望身後賓。

彤軒與彩籠。鸞雀各為群。中有野鳥在。噉々語喧
人。二朝被放去。自知禍福因。展翼飛凌雲。蒼々高
秋旻。下瞰一塊土。無不處比隣。回顧復一鳴。欲向
舊巢聞。別時叮嚀教。歸期不丙辰。此意吾自銘。敢
後鴻雁賓。

謝佐々淳二贈前田公肖像詩序

利家之度

語證諸太閤記大畧如斯信長記以為永祿
四年義濃森部戰時度藩幹譜曰二說未知

何實

有一騎士鞍傍繩約三級，肩上擔貫一級，身與馬皆被重創，鮮血淋漓，非是前田公還自桶狹者乎？公曾有過為織田右府所黜，斥公深自奮勵，桶狹之役，私役軍力，闕職敵而還，右府大悅，免其前罪，後遂擢為赤繩騎，時公年十八矣。肥後人佐々淳二，氣義人也，吾遊于肥，相得歡甚，及吾將去，笑出此圖以贈，吾曰：君豈有意于此乎？噫！吾向以狂疎得罪，今國家多變，如桶狹事

亦不待他求，而吾齒長於公已六歲，君之以是為贈，其教吾深矣。裹尸之日，不敢愧公像，也不敢負君意也。因作詩道公事，以報君曰：

知耻士所重，償過豈憚艱。累々四五級，容易薙得還。滿身十餘創，鮮血濃未乾。友生有深意，寅也銘諸肝。

以功償過，古之烈士也。以罪重過，世之迂夫也。時無古今，而才有高下，一成一敗，功罪懸殊，歡吾與公，可以見也。今繫在岸獄，欲見淳二道舊

而不可得復對此圖慨然久之乙卯二月重書
拜先考墳淚餘作詩

治久邦家天步難才疎自悼保生難高墳重祭又
何日好向黃泉苦問安

步治心氣齊先生 詩韻寄懷

先生四誠二不遵知他先生亦不嗔不遵却有深
遵處縱不安親或顯親官法森嚴毫不貸此事勿
說向搢紳

下田獄中示澁水生

將身試法有誰同相對相知一室中斬腰刎首任
渠作萬世唯期議論公

隘牢半間交膝居寐無衾枕食無魚獄卒有情憐
我志假看野史數編書

始看夷跡遍街衢更聽洋 兂有無豆州雖褊亦
王土寧忍捐為左衽區

故人於我愛何深贈鏡貽刀又鑿金嗟我菲才忽
蹉躓一朝辜負故人心

不審夷情何馭夷々情深遠酷難知航海誤來天

下計男兒寧作一身悲

江戶獄中作

計疎我罪逮我師，獨憂時不我疑。上智未聞問敵國，神龍何怪遠河湄。警更折響頻驚睡，隔壁咳聲難認誰。人定夜深多感慨，強排愁思和新詩。吾當有罪蒙寬宥，益感君恩海壑深。李廣何須嘆不遇，伯牙祇欲答知音。人寰至寬通兼塞，天道元來陽有陰。已把死生附餘事，寧因榮辱負初心。

詩曰：寄語吾門同志，勿因榮辱負初心。

爭利必於市，歡水必於海。坐井見天者，如何能有濟臆度。作摸捉，如遇月之晦，繩墨守舊套，譬如保孤壘。火輪來巨艦，要津何以待。虛聲作恐嚇，每每受其侮。遂令蠢爾虜，視吾比儒僂。儒僂雖視吾，將士尚教怠。己非代謀策，又非締親禮。圍棋失一着，終為全局累。世事正爾々，憂之忽見逮。茅子甚粗豪，師亦逮其罪。幽囚不見天，荏苒日月改。通古以策今，審己且知彼。萬願一不遂，何以經叔世。俗吏暗事務，文法束縛人。國家多難際，失機果誰

因俗吏疎人情發言忽怒嗔志士苦心竟茫然若不聞人情隨遇異事務逐日新今吾羅縲紲何曾憂一身唯願起俊傑一揮清胡塵

竒策致人怪忽投俘囚群天地雖廣大曾不容吾人吾人生天地亦豈無緣因竭慮謀時事何不憇蒼旻火輪走海城萬里為比隣如今洋中賊振古所未聞下則究泉淵上則測星辰廟筭不改轍使何洋賊賓故國有父兄常憂吾狂痴失路縻在此存沒不相知王褒讀蓼莪三復涕淚垂今吾講常

捷能不起哀悲嗚呼感心事無若讀毛詩

獄中上家伯教兄書

頑弟矩方再拜白家伯教大兄之座下昔赤穗之國難有義士四十七人焉舍身報仇至今聲名赫赫在人耳目童孺婦女莫不艷摺而當時拘儒尚或有異議云近時海賊猖狂日甚一日及至今春遂為城下盟而其禍患未知所底於是忠孝節義之士皆無不慨然泣下思雪耻報仇者矩方雖鈍劣世蒙養養竊思報効遂以身犯大典為父兄之

憂亦可哀已。然竊謂赤穗諸士為主報仇，甘犯城下弄兵之典，矩方為國效力，甘犯蘭出海外之典，一成一敗，雖智愚懸絕，其意何以異哉？世人百喙誹謗，固非所顧也。矩方也不幸無以成大事，遂致此敗矣。雖欲見父兄，其可得哉？乃上書告求訣，冀恕其不悌不孝之罪。矩方向面縛坐輿，過泉岳寺前，思義士事，作歌曰：加久壽禮波，加久奈留毛，乃止。志里那賀良屋武，邇屋未禮努也。滿登駄滿志，意蓋武士之道在于此。願無以私愛惑大義。父母

在堂，亦非大兄。上書委曲慰之，亦何以安尊念哉？澁木生無恙，昨見其面，氣象凜々，不以死生為念。盖不愧于寺岡平右衛門者也。願告諸清介，聞大兄蒙命，成三崎邊塞之狀，無堪遙想，至痛至痛。四月廿四日，矩方再拜。

二十一回猛士說

吾以庚申年生于杉家，己長嗣吉田家。甲寅年有罪下獄，夢有神人，與以一刺文，曰：二十一回猛士。忽覺因思，杉字有二十一之象，吉田字亦有二十

一曰之象吾名寅寅屬虎虎德猛吾卑微而孱弱
非以虎猛為師安得為士吾生來臨事為猛凡三
矣而或獲罪或取謗今則下獄不能復有為而猛
之未遂者尚有十八回其責亦重矣神人蓋懼其
日益孱弱日益卑微終其不能遂故以天意啓之
耳然則吾之畜志并氣豈得已乎哉

金子重輔行狀

安政乙卯正月十一日金子重輔病死于獄中友
人吉田矩方已哭而慟之乃略狀其行曰蓋聞有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其斯人之謂邪重輔有才
有氣春秋又富少曾有酒色之失己而大悔癸丑
歲求役于江邸欲大致力於學悒々不得志會話
聖東使船來浦賀鄂羅斯使船來長崎九月余決
策西行時余未與重輔相識重輔與吾友永鳥三
平遊喜其議論知余西行有為奮欲蹤余未果余

漢曰

西至長崎不得策十二月再入江戶始見重輔具語以志重輔大悅先是重輔自謀曰欲成奇策而帶藩籍事成敗露至貽禍國家決然止邸欲歸國面訣父母甲寅正月話聖東使船復來泊金川因留江戶與余同寓鳥山氏初重輔首問為學之方余曰離地而無入離入而無事故欲論入夏先觀於地理重輔然之至是益讀地誌旬日得其要領其歷指坤輿大勢頗可聽也余乃曰已得其大且及其細因亂抽架書得禹貢及項羽紀余授之日是可以觀漢土矣重輔又讀之數日三月聞和議決定重輔奮曰吾留至于今日者慮或有事耳今已無事宜速果前策因促余余即從之五日同發江戶時使船將去金川往下田因與至下田二十七日夜謀投使船出海外事不諧黎明登陸見捕就檻檻廣半間二人交膝而居寢無衾枕食無滋味余乃作詩數首示重輔重輔意氣益壯時有獄卒憐吾輩者借示野史數部獄中無事日夜研精余語以憂候勝黃霸夏重輔大悅四月十五日送

江戸下郵街獄自是別繫不得相見對吏之日雖時見其面不得盡言且以自示曰男兒死耳九月十八日罪斷出獄歸囚于麻布邸亦不得相通及送國宿逆旅始得檻與比並僅通聲息未入款二里宿明木驛其明護吏告入款亦復別繫重輔之在郵街獄疾疫症甚劇已瘳滿身發小瘡彌留不止其間瀕死者數矣出獄之日不能立行席載輿進卧聞吏讀斷罪文已發江戸病益漸咳嗽連起護吏甚無狀重輔徃々憤恚余輒慰之曰事蹤至

此命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重輔笑曰吾病篤心喪乃爾々後不復也至是重輔泣曰吾病不可起天下之事吾不能復見然吾與君決策入海其沈尸滄溟暴骨砂磧固所不辭就捕下獄固期罪死病不謀生今則得至此是皆餘命耳幸生前一拜父母然後長溟萬々無憾也余時知重輔病篤然為未必死且勉之以天下之吏重輔曰吾命竭矣雖然天下之事吾不敢忘也已余繫野山獄與重輔所繫處相隔不能知其病狀然微聞官有恩

命許其父母視病醫又盡心施方也謂其必起已而遂不起重輔力學不文無著述文章表見于世發江戶至下田就捕日記其所見聞頗詳悉可觀自署者首曰大日本無二遊生幕吏案吾輩履歷皆收重輔所記為據重輔好諷詩曰勉途遠余方深念無言重輔輒朗誦唐詩曰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嗚呼如重輔者無所成而死苟非得大手筆而傳之亦何以慰其靈塊而憐千友生之心哉今姑狀與余共事始末以資其操擇去

金子重輔者澁木松太郎本名也重輔已亡郎因變姓名以其先長門阿武澁木人而又慕歲寒之操遂自定焉投夷書為市木公太市木柿也取于柿實帶澁公从松省耳

跋

甲寅九月余脫江戶獄與象山先生別時先生顧
 余曰昔宋議追尊濮園事歐陽永叔誓經證史持
 論極正而執政不從異說紛興永叔晚乃著濮議
 一書去今吾從謀敗坐法無復可為然航海今日
 之要務不可一日緩者汝盡力著之書明本謀之
 所以然余再拜受命余已歸國囚野山獄首請獄
 吏紙筆急成此錄實終先生之命也後未三年世
 事蓋已變群夷交至通商禁弛和蘭獻其船又致

其技師工徒而江戸新有武學之設諸國或有軍
艦之備但至用間未有聞耳余居幽辱與世謝絕
寧勝下以此錄買笑于大方哉特追感往昔以未忍
火之耳孫子曰以上智為間者今余下愚謀之宜
其過也

土州
御藏板



